



女作家爱心系列

铁凝

温暖孤独
旅程

□ 女作家爱心系列

温暖孤独旅程

□ 铁凝



□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暖孤独旅程/铁 凝著

ISBN7—80607—101—6

I. 温…

II. 铁…

III. 中国—散文—当代

IV. I·267

温暖孤独旅程

铁 凝著

终 审:成 平

策 划:成 平 吕唯唯

责任编辑:潘自强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江西省宜黄县印刷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10.625 字数:178千字

版 次: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ISBN7—80607—101—6/I·58

定 价:13.30元(简精装)



铁凝

铁凝，1957年生于北京。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文联副主席。

著有《玫瑰门》、《麦秸垛》、《哦，香雪》等长、中、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及散文300余万字，20部（集）。其中《哦，香雪》、《六月的话题》、《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分别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大奖；由《哦，香雪》改编的同名电影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儿童片最高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德、法、日、俄、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挪威等国语种出版。

目 录

想象胡同	5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10
共享好时光	14
一千张糖纸	19
一件小事	23
与陌生人交流	26
草戒指	32
河之女	37
床的歌	44
面包祭	50
麻果记	59
真挚的做作岁月	66
《第四十一》梦	89
书的等级	94

那时我在花山·····	100
岁末的期待·····	106
套 袖·····	111
孙犁与纸·····	115
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118
冰心姥姥您好·····	121
我画苹果树·····	126
温暖孤独旅程·····	129
我看父亲的画·····	132
山不在高·····	135
醒来的独唱·····	145
罗丹之约·····	156
心灵的黑白故事·····	160
想起阿尔那张床·····	167
我要执拗地做诗人·····	172
优待的虐待及其它·····	178
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	186
又见香雪·····	192
李羚带我“回家”·····	198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到哪里去找·····	205
安格尔在过街通道里·····	211
英雄好汉·····	215

市长的事·····	220
惦念·····	226
空中朋友·····	232
可爱的女人·····	238
三月的一个晚上在福州·····	242
城市的客厅·····	249
正定三日·····	254
门外观球·····	262
被荒唐证实着的传说·····	267
云晴龙去远·····	271
我在奥斯陆包饺子·····	276
林肯中心之魂·····	280
女人的白夜·····	287
男性之一种·····	293
女性之一种·····	298
孩子之一种·····	303
闲话做人·····	308
看卖古董·····	312
告别伊咪·····	315
散文河里没规矩（代后记）·····	337

目 录

想象胡同	5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10
共享好时光	14
一千张糖纸	19
一件小事	23
与陌生人交流	26
草戒指	32
河之女	37
床的歌	44
面包祭	50
麻果记	59
真挚的做作岁月	66
《第四十一》梦	89
书的等级	94

那时我在花山·····	100
岁末的期待·····	106
套 袖·····	111
孙犁与纸·····	115
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118
冰心姥姥您好·····	121
我画苹果树·····	126
温暖孤独旅程·····	129
我看父亲的画·····	132
山不在高·····	135
醒来的独唱·····	145
罗丹之约·····	156
心灵的黑白故事·····	160
想起阿尔那张床·····	167
我要执拗地做诗人·····	172
优待的虐待及其它·····	178
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	186
又见香雪·····	192
李羚带我“回家”·····	198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到哪里去找·····	205
安格尔在过街通道里·····	211
英雄好汉·····	215

市长的事·····	220
惦念·····	226
空中朋友·····	232
可爱的女人·····	238
三月的一个晚上在福州·····	242
城市的客厅·····	249
正定三日·····	254
门外观球·····	262
被荒唐证实着的传说·····	267
云晴龙去远·····	271
我在奥斯陆包饺子·····	276
林肯中心之魂·····	280
女人的白夜·····	287
男性之一种·····	293
女性之一种·····	298
孩子之一种·····	303
闲话做人·····	308
看卖古董·····	312
告别伊咪·····	315
散文河里没规矩（代后记）·····	337

想象胡同

少年时，由于父母去遥远的五·七干校劳动，我被送至外婆家寄居，做了几年北京胡同里的孩子。

外婆家的胡同地处北京西城，胡同不长，有几个死弯。外婆的四合院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落不算宽敞，院门的构造却规矩齐全，大约属屋宇式院门里的中型如意门。门框上方雕着“福”“寿”的门簪，垂吊在门扇上用作敲门之用的黄铜门钹，以及迎门的青砖影壁和大门两侧各占一边的石头“抱鼓”，都有。或者，厚重的黑漆门扇上还镌刻着“总集福荫，备致嘉祥”之类的对联吧。只是当我作为寄居者走进这两扇黑漆大门时，门上的对联已换作了红纸黑字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这样的对联，为当时的胡同增添着激荡的气氛。而在从前，在我更小的时候来外婆家做客，胡同里是安详的。那时所有的院门都关闭着，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在自家的树下过着自家的生活。外婆的院里就有

四棵大树。两棵矮的是丁香，两棵高的是枣树，五月里，丁香会喷出一院子雪白的芬芳；到了秋日，在寂静的中午我常常听见树上沉实的枣子落在青砖地上溅起的噗噗声。那时我便箭一般地窜出屋门，去寻找那些落地的大枣。

偶尔，有院门开了，那多半是哪家的女主人出门买菜或者买菜回来。她们把用一小块木纸包着的一小堆肉馅儿托在手中，或者是一小块报纸裹着的一小绺韭菜，于是胡同里就有了谦和热情、罗嗦而又不失利落的对话。说她们罗嗦，是因为那对话中总有无数的“您慢走”“您有工夫过来”“瞧您还惦记着”“您呐……”等等等等。外婆隔壁院里有位旗人大妈，说话时礼儿就更多。说她们利落，是因为她们在对话中又很善于把句子简化，比如：

“春生来雪里蕻啦。”

“笔管儿有猫鱼。”

“春生”是指胡同北口的春生副食店，“笔管儿”是指挨着胡同西口的笔管胡同副食店。猫鱼是商店专为养猫人家准备的小杂鱼，一毛钱一堆，够两只猫吃两天。为了春生的雪里蕻和笔管儿的猫鱼，这一阵小小的欢腾不时为胡同增加着难以置信的快乐与祥和。她们心领神会着这简约的辞汇再道些“您呐、您呐”，或分手，或一起去北口的春生，西口的笔管儿。

当我成为外婆家长住的小客人之后，也曾无数次地去春生买雪里蕻，去笔管儿买猫鱼，剩下零钱还可以买果丹皮和粽子糖。我也学会了说春生和笔管儿，才

觉得自己真正被这条胡同所接纳。

后来，胡同更加激荡起来，这样罗嗦而利落的对话不见了。不久，又有规定让各家院门必须敞开，说若不敞开院中必有阴谋，晚上只在规定时间内方可关上。外婆的黑漆大门冲着胡同也敞开了，使人觉得这院子终日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时，外婆院子的西屋住着一对没有子女的中年夫妇——崔先生和崔太太。崔先生是一个傲慢的孤僻男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现任某自动化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夫妇二人过得平和，都直呼着对方的名字相敬如宾。有一天忽然有人从敞开的院门冲入院子抓走了崔先生，从此十年无消息。而崔太太就在那天夜里疯了，可能属于幻听症。她说她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在骂她，于是她开始逃离这个四合院和这条胡同，胳膊上常挎着一只印花小包袱，鬼使神差似的。听人说那包袱里还有黄金。她一次次地逃跑，一次次地被街道的干部大妈抓回。街道干部们传递着情况说：

“您是在哪儿瞧见她的？”

“在春生，她正掏钱买烟呢，让我一把就攥住了她的手腕儿……”

或者：“她刚出笔管儿，让我发现了。”

拎着酱油瓶子的我，就在春生见过这样的场面——崔太太被人抓住了手腕儿。

对于崔太太，按辈份我该称她崔姥姥的，这本是一个个子偏高、鼻头有些发红的善净女人。我看着她们扭着她的胳膊把她押回院子锁进西屋，还派专人看守。

我曾经站在院里的枣树下希望崔太太逃跑成功，她是多么不该在离胡同那么近的春生买烟啊。不久崔太太因肺病死在了西屋，死时，偏高的身子缩得很短。

这一切，我总觉着和院门的敞开有关。

十几年之后胡同又恢复了平静，那些院门又关闭起来，人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做着自己的事情。当长大成人的我再次走进外婆的四合院时，我得知崔先生已回到院中。但回家之后砸开西屋的锈锁他也疯了：他常常头戴白色法国盔，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装，手持一根楠木拐杖在胡同里游走、演说。他并且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各贴一枚图钉（当然是无尖的），以增强脸上的恐怖。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说，目击者都说，那是他模拟出的施政演说。除了做演说，他还特别喜欢在貌似悠然的行走中猛地回转身，将走在他身后的人吓那么一跳。之后，又没事人似地转过身去，继续他悠然的行走。

我曾经在夏日里一个安静的中午，穿过胡同向大街走，恰巧走在头戴法国盔的崔先生之后，便想着崔先生是否要猛然回身了。在幽深狭窄、街门紧闭的胡同里，这种猛然回身确能给后面的人以惊吓的。果然，就在我走近笔管儿时，离我仅两米之遥的崔先生来了一个猛然回身，于是我看见了一张黄白的略显浮肿的脸。可他并不看我，眼光绕过我，却使劲朝我的身后望去。那时我身后并无他人，只有我们的胡同和我们共同居住的那个院子。崔先生望了片刻便又返回身继续往前走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崔先生，只不断听到关于他的一些花絮。比如，由于他的“施政演说”，他再次失踪又再次出现；比如，他曾得过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发工资，又被他一个京郊侄子骗去……

出人预料的是，当时我却并没有受到崔先生的惊吓，只觉得那时崔先生的眼神是刹那的欣喜和欣喜之后的疑惑。他旁若无人地欣喜着自己只是向后看，然后又疑惑着自己再转身朝前。

许多年过后，我仍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崔先生那疾走乍停、猛向后看的神态，我也终于猜到了他驻步的缘由，那是他听见了崔太太对他那直呼其名的呼唤了吧？院门开了，崔太太站在门口告诉他，若去笔管儿，就顺便买些猫鱼回来。然而，崔先生很快又否定了自己，带着要演说的抱负朝前走去。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那时的清晨我在冀中乡村，在无边的大地上常看雾的飘游、雾的散落。看雾是怎样染白了草垛、屋檐和冻土，看由雾而凝成的微小如芥的水珠是怎样湿润着农家的墙头和人的衣着面颊。雾使簇簇枯草开放着簇簇霜花，只在雾落时橘黄的太阳才从将尽的雾里跳出地面。于是大地玲珑剔透起来，于是不论你正做着什么，都会情不自禁地感谢你拥有这样一个好的早晨。太阳多好，没有雾的朦胧，哪里有太阳的灿烂，大地的玲珑？

后来我在新迁入的这座城市度过了第一个冬天。这是一个多雾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这座城市在冬天常有大雾。在城市的雾里，我再也看不见雾中的草垛、墙头，再也想不到雾散后大地会是怎样一派玲珑剔透。城市的雾只叫我频频地想到一件往事，这往事滑稽地联着猪皮。小时候邻居的孩子在一个有雾的早晨去上学，过马路时不幸被一辆雾中的汽车撞坏了头颅。孩子被送进医院做了手术，出院后脑门上便留下了一块